

陈洁萍

CHEN Jieping

# 场地书写

——当代建筑、城市、景观设计中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研究

**Place-Writing**

The Study on Topography in the Expanded Field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Landscape Design

建  
筑  
自  
主  
性  
研  
究  
从  
书

# 场地书写

——当代建筑、城市、景观设计中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研究

Place-Writing—The Study on Topography in the Expanded Field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Landscape Design

陈洁萍 著  
CHEN Jieping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在当代建筑、景观和城市学科的交叉融合过程中，地形这个基本问题已然超出传统的地形学研究范围，成为一种扩展领域的地形学。本书回溯 Topography 的词源意义，提出“场地书写”的概念，并以此为框架进行研究，试图突破传统地形学的物质技术限制以及学科界限形成的遮蔽和阻隔，发掘地形学的扩展对于设计研究的共同价值，为设计提供独特的视角和策略。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的观念、特性与操作策略，第二部分通过两个专题具体探讨扩展的地形学在当代的表现。

第一部分作者首先指出地形学研究正在扩展成为一种与设计密切相关，强调创造性观察和操作的场地书写，这一扩展具有提升“通过设计进行研究”的潜力。随后作者以“水平、镶嵌和情境”三种地形状态作为视角探讨扩展地形学的特性，提出了一种抽象与具体结合的观察方式，以新的视野发掘三种地形状态的丰富含义和内容。再者作者以“场地、文本和行为”三种模式探讨场地书写的方法策略，分别研究了基地模式中图底、基座的存在与消解，语言模式中索引与编码对人地关系的操作方式，行为模式中仪式与事件对身体-地方的维系与突破，指出扩展的地形学具有不断突破和重组习俗与原型的张力。

第二部分以模式建筑和景观都市主义作为专题，具体研究这两种目前盛行的地形学扩展现象。

本书适于建筑、城市、景观设计及理论研究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阅读，同时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51008057）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场地书写：当代建筑、城市、景观设计中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研究 / 陈洁萍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641-3071-8

I. ①场… II. ①陈… III. ①建筑设计—研究②城市  
规划—建筑设计—研究③景观设计—研究 IV.  
①TU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7031号

## 场地书写

---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seupress.com](mailto:press@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344千  
版 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3071-8  
定 价：43.00元

---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 丛书出版说明

“自主性”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并且不同的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内部对其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这一丛书并不希望将梳理其渊源与流变作为工作的开始，而是在相当纯粹的建筑学的范围内进行探讨。

通常而言，所谓建筑自主性，指的是因其形式上的合法性与内在意义，建筑具有某种自足自治的特质。虽然一般认为有关建筑自主性的各种观点衍生自艺术领域的自治性，然而，它们毕竟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艺术品的自主性在于针对大众文化的堕落与破产，而建筑的自主性则来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建筑学学科的成型——教育机制的建立、形式法则的规范化、建筑类型的社会内涵的觉醒……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对于建筑学中使用性质的强调已然导致其学科边界的瓦解，此时，埃森曼主持的“城市与建筑研究所”及其出版物《反对》再次提出建筑自主性的概念并作出新的阐释：建筑形式自身的突变潜力成为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建筑活动的控制与同化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这样，建筑自主性成为保持建筑的社会批判性的一个途径，建筑师和历史学家们也把它视作抵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怪圈的最后机会。

与这种基于形式自律的建筑自主性相比，这一丛书中的自主性毋宁是指的建筑学中一些不可抽离的主题，也是一个学科赖以建立的内在要素。其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式，而不去依附其他学科既有的描述语言，从而也不去成为其他学科的诠释和映射。设定这一指向乃是基于对建筑学研究的如下认识：

近几十年来，建筑研究越来越多地将视野投向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的领域。它们或者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来展开有关建筑理论的研究，或者是侧重于新的技术材料和社会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建造和使用方式的变化，来展开有关具体建筑实物的研究。但这样的两种研究角度，其出发点往往都超出建筑学本身的范畴。这些研究一方面从外部为建筑学汲取了动力，但同时也对建筑学的学科性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建筑学的一个基本任务便是将这些外部的促动因素与建筑学的某种“内在性”结合起来，这是建筑学科的核心所在。没有这种“内在性”，一切将无从谈起。

从其基本意义上来看，建筑正是用材料来搭建以创造空间，它又必然呈现为某一特定的形式，而最终，任何建造注定将无法脱离大地。材

料、空间、形式、场地于是首先成为任何建筑都不可脱离的要素，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建筑自主性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基础。但是，在建筑自主性研究的框架下，对于这些基本要素的讨论并非独立或僵硬的，而是围绕建筑学的核心来展开。这一意义上的建筑自主性，直指建筑学本身，更为注重建筑学的学科基础。在具体的实物和抽象的理念之外，它还以一门学科独有的特质联系着思想和现实，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它超越了埃森曼形式主义的自律范畴，毕竟建筑学的自主性终究是一个悖论，因为其限定条件由外部给定。建筑学的本质不是通常认为的纯粹的自主性，而是包含外部条件限定的内在性。

在中国当代语境下来讨论这一意义上的建筑自主性，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建筑学的传统和基本内核在中国尚未完全确立，外围因素对于建筑研究的影响在中国也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建筑实践已经卷入国际建筑语境之中，建筑创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实现机会和连接国际建筑主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到建筑本身，在新的视野下来审视与发展这些主题，呈现出它们在当代建筑学中新的面貌和可能，便成为现今中国建筑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四位青年学者首先展开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适逢其时，并展现出不同的视角和途径。史永高的《材料呈现》固然意味着对于建筑物物质性的坚守，但更是对于材料的空间可能性的追问；朱雷的《空间操作》不再仅仅专注于抽象的思想概念或具体的物质体验，而是从设计操作的角度将二者联系起来；周凌的《形式阅读》以几何作为抽象形式问题的核心，追溯从古典到现在之几何观念的变迁；陈洁萍的《场地书写》不再囿于建筑坐落的客观条件，而是融入了主客体互动的观察、设计与操作。他们完成的工作虽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但已可视为某种基础性的准备。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激起更多对于建筑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研究，促进建筑学科的实质性发展。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2月

# 目 录

绪 论 .....	1
0.1 研究的缘起 .....	1
0.2 研究的方法 .....	3
第一章 扩展的地形单元的观念 .....	11
1.1 地形单元概念的扩展 .....	11
1.2 扩展的地形单元的功能 .....	13
1.2.1 景观导向 .....	14
1.2.2 设计导向 .....	17
1.3 扩展的地形单元的伦理 .....	22
1.3.1 不同的自然 .....	23
1.3.2 人地恩怨 .....	25
小结 .....	28
第二章 扩展的地形单元的特性 .....	33
2.1 水平 (horizon) —— 平视下的地形单元特征 .....	33
2.1.1 开放而隐匿的空间——地平线 .....	33
2.1.2 水平性与垂直性 .....	39
2.2 镶嵌 (mosaic) —— 俯视下的地形单元特征 .....	41
2.2.1 解释拼贴 .....	41
2.2.2 解释镶嵌 .....	43
2.2.3 镶嵌的不定形特征 .....	47
2.3 情境 (situation) —— 进入其间的地形单元特征 .....	48
2.3.1 意象与抛入 .....	48
2.3.2 行走与融合 .....	50
小结 .....	56
第三章 扩展的地形单元的策略 .....	59
3.1 基地模式 .....	59
3.1.1 图底 / 非图底操作 .....	61
3.1.2 基座 / 非基座操作 .....	67
3.2 文本模式 .....	70
3.2.1 索引 .....	71
3.2.2 编码 .....	76
3.3 行为模式 .....	82
3.3.1 仪式化 .....	83

3.3.2 事件化 .....	88
小结 .....	93
<b>第四章 专题研究一：毯式建筑 .....</b>	<b>97</b>
4.1 起源——历史上的毯式建筑 .....	98
4.1.1 谱系 .....	98
4.1.2 特征 .....	104
4.1.3 一个特例——威尼斯医院 .....	107
4.2 复兴——当代毯式建筑 .....	112
4.2.1 操作性策略 .....	113
4.2.2 基质效应 .....	118
4.2.3 都市效应 .....	120
4.3 反思 .....	124
小结 .....	127
<b>第五章 专题研究二：景观都市主义 .....</b>	<b>131</b>
5.1 景观都市主义的观念 .....	131
5.1.1 背景 .....	131
5.1.2 谱系 .....	135
5.1.3 概念 .....	140
5.2 方法 .....	142
5.2.1 理论模型 .....	142
5.2.2 技术策略 .....	144
5.3 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 .....	149
5.3.1 景观基础设施 .....	149
5.3.2 事件景观 .....	155
小结 .....	163
<b>结语 扩展领域的地形学：作为一种学科与文化的承诺？ .....</b>	<b>167</b>
<b>参考文献 .....</b>	<b>171</b>
<b>图片来源 .....</b>	<b>181</b>
<b>人名汉译对照表 .....</b>	<b>187</b>
<b>致谢 .....</b>	<b>193</b>

# 绪 论

## 0.1 研究的缘起

建造注定无法脱离大地。由于重力作用,无论何种结构,受力必然最终向下落在地基之上;从存在论角度,建造始终存在着对地点的表现和想象。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物理学》指出地点是物体“占据”了的处所,它促使身体经验发生,也促使实体的存在发生<sup>1</sup>。如果“地点是物体‘占据’了的处所”,那么这一“占据”行为将如何被“建造”行为所置换?

K. 弗兰姆普顿( Kenneth Frampton )在《建构文化研究》绪论中指出,“建造”无一例外是地点( topo )、类型( type )和建构( tectonic )这三个因素持续交汇作用的结果。但是,在亚里士多德对“地点”的定义里,地点不仅是建造行为的基础,也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基础,因此,尽管“地点”构成了建造中类型与建构的基础而成为最底层的问题,却也似乎太过理所当然,以至于隐退为一个模糊的背景。

这一状况在当代正在得到不断的改变,这是因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出现了新的状况,已对建筑、景观和城市三门设计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地作为三门学科共同拥有的基础,作为参与建造与设计的关键性因素,不能再隐身背后,需要日益显现。

那么大地将以怎样的方式显现?

它将如何具体参与这三门设计学科的发展?

扩展领域的地形学( topography in the expanded field )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

传统的理解中,地形是大地的一个要素,它作为大地的一种显现,成为一些相关学科研究的主体,在地理学、地质学、测量学和工程学以及军事学中均有专述。它的主要研究领域属于地理学,并且侧重于应用地形学研究,1985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地形学会议,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地形学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环境和资源问题,尤其重视资源评价和土地保全两方面<sup>2</sup>。

此外,景观、城市和建筑领域中对地形的传统研究总体而言也属于应用地形学,包括资源调查、评价以及土地保护,城市建设及场地处理以及特殊地形( 如山地、水滨 )的利用和特殊技术研究都已成为建筑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麦克哈格( Ian Mcharg )的《设计结合自然》到西蒙兹( J. O. Simonds )的《大地景观》;从B. P. 克罗基乌斯( 前苏联 )的《城市与地形》到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的《总体设计》一系列重要著作,内容丰富,大都侧重于具体的物质地形和通用的技术方法。

审视传统地形学的研究,宏观上如地理学模型,要么侧重于通过描述和记录,推导运动的成因与发展等问题,奠定了城市规划的基础,如克里斯泰勒模型<sup>3</sup>;要么侧重研究影响城市结构形态的地形学要素特征——如地形地貌的聚合或分隔、引导与限制作用、垂直梯度的影响,等等。微观的研究表现为对土地结构、生物植被、地表径流、坡度高程、道路开凿等技术性的研究。可见地形学的传统角色主要是作为规划设计的基础资料和有待解决的具体技术问题,关注的重心是形态、经济以及生态。

然而当前的人类不仅面临着土地资源的短缺,技术手段的局限以及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等传统问题,还面临着时空压缩中的全球化和地方化问题,消费社会中的自然和人造自然问题,散居社会中的认同感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中,地形不再只是科学研究中的抽象轮廓和数据,或是在地质学中缓慢变化的“惰性物质”,而是包含了人类的情感和记忆,是对人为干涉有迅速反应、不断变化的复杂事物。这些问题扩展了地形学研究的范围和内涵,要求建立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当代的建筑、城市和景观发展已经开始回应以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系列模糊学科关系,在内容上重新考虑自然和设计的关系,在设计策略上注重过程和操作方法的研究方向。

例如弗兰姆普顿2004年应南京大学建筑研究院的邀请,召集了主题为“结构(Structure)、肌理(Fabric)和地形(Topography)”的建构研讨会,发展了森佩尔<sup>4</sup>(G. Semper)的建筑四要素,认为超出屋面范围的“基座”,就呈现为原初的地景,可以以此将城市和景观引入建构的讨论中。这种讨论发展延续了20世纪末他对新一代巨构形式(megaform)的解读,认为这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强调水平性、延展性、渗透性,地毯式蔓延并能改变城市密度<sup>5</sup>。FOA的横滨客运站是他选中的新典范,采用一种新的几何生成方式——“系统发生法”,根据基地布局和规划特征决定设计的结构母题和变形,最终形成地景的结构化和结构的地景化<sup>6</sup>。同年K. W. 福斯特(Kurt W. Forst)主持的第九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专辟一个主题“地形”,对这一类采用特殊策略与地形景观密切结合的当代建筑和城市设计作品作了集中介绍。

斯坦·艾伦<sup>7</sup>(Stan Allen)提出的场域理论和索默尔<sup>8</sup>(R. E. Somol)随之发展而来的对无建筑都市(UwA)的展望,提出让建筑成为浓缩城市效应,捕捉和引导各种能量流的基础设施,从而放弃传统建筑的某些特点。库哈斯则反复在讨论建筑的城市性,尝试着直接将建筑建造成为一座城市,无论是在垂直还是水平方向。建筑实验室(Archilab)<sup>9</sup>2002年的专题工作以“土地建筑”(earth building)为题从各种角度专门探讨建筑、城市和景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自然人造物”(naturartificial),联系自然和人工,建筑和景观,城镇和土地,建造物和环境,指出应该把建筑等人造物看做是土地经济体中的有意识的器官。

在更大的尺度上,詹姆斯·康纳<sup>10</sup>(James Corner)与查尔斯·瓦尔

德海姆<sup>11</sup>( Charles Waldheim )提出了景观都市主义,认为城市中重视客体的建筑模型正在被重视操作效应的景观模型替代,从而以景观思维来设计和规划。莫斯塔法维<sup>12</sup>( M.Mostafavi )据此在城市设计中引入了景观学所具有的暂时性、不平衡性、操作性和时间尺度变化等因素进行教学研究<sup>13</sup>。

可以发现,新的地形学意识导致从建筑、城市和景观展开的分类开始失效。这些讨论差异分明,各据立场,但三者之间的融合目前并没有呈现出清晰的共同背景。我们需要为这种现象建立一个新的讨论方式,它应该与三门学科密切相关,但又有潜力超越三门学科。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维·莱瑟巴罗<sup>14</sup>( David Leatherbarrow 1949— )的《地形故事》( Topographical Stories )提供了一个视角,他将地形看做一种主体,从七个方面讨论了地形的主体性:

1. 地形如何突破工程学,超越自己;
2. 地形如何历时演变;
3. 地形如何产生地域区别;
4. 地形如何成为视野的地平线;
5. 地形如何隐藏自己;
6. 地形如何显现自己;
7. 地形如何追溯实践。

这一视角提示我们放弃从各个学科开始的讨论,而是从地形本身开始,观察它在当代城市、景观、建筑的巨大变化前发生了什么转变,又有什么独立不变的特性。

为此,本书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扩展的地形学的概念框架:

一方面试图突破物质地形的局限,将地形看做多层次的客体和主体交流的场域,从而建立扩展的地形学新的认识论;另一方面,试图强调扩展的地形学与设计的关系,从而建立扩展的地形学新的设计方法论。因此讨论的起点建立在以下三组问题之上:

1. 地形学的概念究竟如何扩展? 不同学科的地形学如何具有共同的基础?
2. 对于扩展的地形学,观察的视角如何转换才能注重主客体的关系,注重概念和现实的关系,从而寻找到一条既靠近又保持距离的途径来看待土地?
3. 扩展领域的地形学是否可能突破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乃至景观设计的边界? 怎样的操作策略才能实现扩展的地形学对物质和想象的共同关注? 物质形态可以作为切入点,语言和行为是否也可以作为切入点,从而扩展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表达功能?

## 0.2 研究的方法

首先是以词语的结构性阐释而获得认识框架。

艺术理论家罗塞琳·克劳斯<sup>15</sup>( Rosalind E. Krauss )在文章《扩展领

域的雕塑》<sup>16</sup>中试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大地艺术、环境艺术、行为艺术、极少主义雕塑、画廊装置等大量各不相同,又都无法以传统纪念性意义来解释的雕塑作品建立一种认识框架。克劳斯通过扩大范围以梳理脉络,她打破了建筑和风景等概念的固定意义,认识到从词语的反面和衍射面可以发掘概念的更基本的意义,因此她将雕塑看做“非建筑”与“非风景”的结合,使“建筑”与“风景”这一对二元概念转换成“建筑/非建筑/风景/非风景”的四分概念,在彼此叠加中切入并扩展了雕塑的领域:“建筑”与“非建筑”的对比形成“自明的结构”,“建筑”与“风景”的结合形成“场地建设”,“风景”与“非风景”的对比形成“被标示出的位置”,从而在扩展的领域内为纷乱的现象建立了一种关系,同时又能保持彼此的相对独立(图0-1)。

这一结构图解影响广泛,景观建筑师伊丽莎白·梅耶(E. Meyer)也据此发展出一套图解(图0-2),将景观建筑和建筑的二元论转化成“景观场/建筑图形/非场景观/非建筑图形”的四分法,试图解决现代主义设计中将景观建筑边缘化,看做是建筑的巨大消极的背景的倾向,而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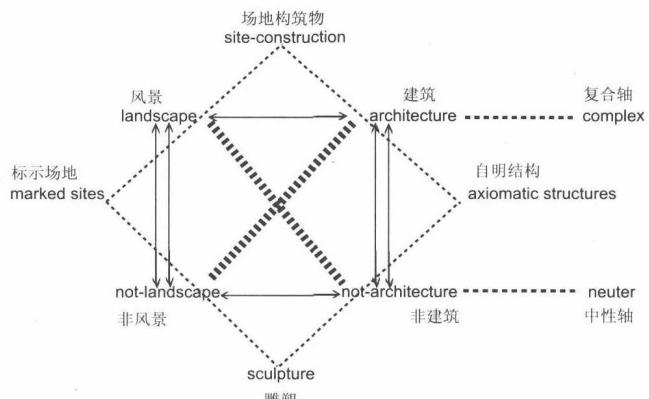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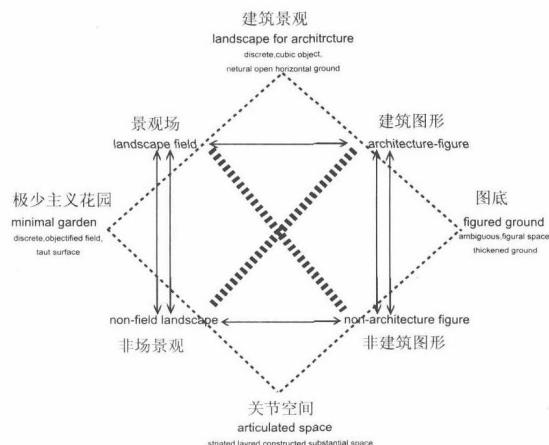


图0-1

图0-2



力寻找让景观建筑具有自己的形式和空间语言的方法。这种通过原有概念延伸而来的扩展领域如同历史进化，在变化中保持着特定的关系，正如孩童长大成人，样貌虽变但仍是同一人。

受此启发，本书的研究方法也将建构这样的一种扩展领域，首先回到术语“topography”的词源阐释——场地“place”与书写“writing”，来建立地形学的扩展结构“场地—书写”( place-writing )。

以词源学来看，“topography”是由希腊文“topo”和“graphy”组成的。

“topo”意为地点“place”，具有多重含义，不仅包括海德格尔或弗兰姆普顿的“地点”，也由于人类自身的差异带来不同内涵，可以包括抽象与具象的地形，专业的与非专业的地形认识，等等。

“graphy”意为书写“writing”<sup>17</sup>，以潘诺夫斯基<sup>18</sup>( Erwin Panofsky )的解释，“graphy”是由希腊文动词“graphein”( 书写 )发展而来。它暗示了一种对过程的纯粹描述性方法——有时甚至是叙述性的方法<sup>19</sup>。它包括记录、铭刻等多种意义，也因此，直接导致书写暗示了一种技巧，并意味着会创造一个文本和半文本的世界，从而不完全相同于原有世界，比如与地形直接相关的地形图。这一认识的书写，促使场地和书写发生了更大的分化，使地形学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如何研究场地和关于场地文本的叠合。

人类学对于书写的认识与此不尽相同，为地形学的解释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对于人类学来说，书写首先是一种认知模式，而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一种描述的技巧。它是“一种赋予经验以意义的认知模式”，因此包含了更宽泛的内容：句子和短语中的词，合音和乐句中的音符，在模型内涂抹的油彩，浇铸后列队陈设的宗教偶像，习惯和日常生活的身体行为，制度和等级关系中规定的脚色，等等，都可以算作书写的各种表达形式，而且它可以发生在很多“表面”上：土地、房屋、太空、身体、记忆，还有书页上，简言之，书写促使经验从推理中分离出来，是对经验的经验，并从中保留了意义<sup>20</sup>。因此，一个原始民族的书写或一个当代人的书写并非一定要指向一个文本，可以有多种形式。这样通过书写的重新阐释，使地形学中的场地和书写又形成了一种无法分离的关系。

于是，地形学通过建立“场地—书写( place-writing )”这一结构，首先通过场地与书写概念的变化产生连接和分离，从而发生了各种概念的叠合，扩展的意义由此衍生。

除此之外，地形学的“place-writing”这一结构还同时表现出名词特征和动词特征，也进一步扩展了它的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探讨场地书写所具有的特征，探讨场地书写的策略，从而可以让我们分别从认识论角度谈论场地书写的名词状态，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场地书写的动词状态，作为研究扩展地形学的两种视角。

其次是以关键词的运作展现研究的视角。

I. S. 莫拉雷斯<sup>21</sup>( Ignasi de Solà -Morales )在《差异——当代建筑的地形( Difference—Top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一书中提

到,现代人面临的危机是已经无法建立一种普世的系统。当代建筑与其他艺术一样,必须面对的是如何建构空中楼阁,失去了建构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向前迈进每一步的同时都必须提出目标并建立基础<sup>22</sup>。因此莫拉雷斯赞同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主义诠释上的质疑,提出当代建筑本身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多重形式与复合的经验。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有各种切入的方式,不仅可以从始到末,也可以用横剖、斜剖以及对角方式切入问题。恰恰这种讨论方式对目前地形学的研究最为合适,地形学整体性的隐匿使我们的切入点最好以片段式、多重角度重复的方式进行。

因此本书尝试提出多组关键词,分别从名词属性——水平性、镶嵌和情境以及动词属性——基地操作、文本操作和行为操作等“特写”角度对扩展的地形学进行剖切面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式突破了传统建筑、景观和城市学科差异的界限,试图捕捉其中共同的基本问题,名词属性从形态出发,探讨地形的形态背后的含义;动词属性从人类行为活动出发,探讨地形在人类多种行为活动中暗示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设计行为的影响。

此外,以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作为具体的思考方法,为地形学的结构性词语阐释和关键词的运作奠定基础。

现象学的研究方式是努力探讨事物本身,主张以意向性的描述作基础,让一切以现象本身的方式呈现。现象学从感知中获得诠释的自由,摒弃固定样式,开启对新视野的考察。后结构主义关注差异,关注多样化的架构如何不断地能够制造和探讨某些概念,并且通过对关系的不断打破和重组,探索新的可能。两种哲学思想为何都会关注到地形问题,而两者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海德格尔在1954年的论文《筑、居、思》中,提出过地形学的思想——作为与漫无边际的现代大都市相反的,结合地形和特定边界的场所思想<sup>23</sup>。他对“位置”的强调指出了具体地点的土地的具体性以及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给予人栖居的本质,从而强调了建造的环境因素和感知因素。舒尔茨对场所的重视,弗兰姆普顿对批判地域主义的提倡都体现了对地点和居所的关注,将环境作为建筑的本源。而知觉层面上对自然现象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义,例如戴维·莱瑟巴罗关注的风化问题,他认为风化增加而非减少了建筑的意义,表明建筑永远处于某种未完成状态,从而对传统的建筑“完整性”( completeness )作出批判<sup>24</sup>;又如斯蒂文·霍尔( Steven Holl )认为形式是在土地环境中早已存在的力线,需要的是建筑师的敏锐发掘和重组,使之呈现<sup>25</sup>,等等。

后结构主义思想则在德里达<sup>26</sup>( Jacques Derrida )、德勒兹<sup>27</sup>( Gilles Deleuze )等人的传播之下对建筑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对地形学的兴起产生了推动力。后结构主义者将土地视为一个积极活跃的文本( text )和肌理( texture ),是语言( 包括建筑 )表演的舞台。其中文本是指土地中潜伏的结构,在被阅读和重写时总会包含最初的意义;肌理指出土地

还是一种连续的场,让人发掘以定义自我为独立的实体<sup>28</sup>。设计师的工作是对土地中文本和肌理的再发掘。后结构主义揭示的弱关联性、复杂性和差异性激发了新的设计语言和操作方法,如折叠、变形、平滑,等等。但这种操作并不能只被视为单纯的形式和空间问题,本质上包含了对当代问题的回应。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代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的实践似乎兼具两方面特点,与此同时,两种方法论的矛盾之处也显示出当代地形学问题的不同侧面。

本书试图同时运用两者,对扩展的地形学的现象进行尽力包容,这是因为两者存在共通之处——正如I. S. 莫拉雷斯指出的,两者都弥漫着强烈的实证主义心态——专注于我们理解力中形式化的与清晰化的向度<sup>29</sup>;与此同时,两者在方法论上都注重描述性,注重词语与物体交接的意义。因此,通过一系列关键词和一系列特写,能发挥它们各自的语言功能,产生多元论的、强调描述性胜于规范性的思想,从而摆脱制定规范和指南的习惯,使扩展的地形学保持直接和差异,激发不同层次的思想观念和技术策略。而保持直接性和差异性也更适合这样一种正在形成,还在变化中的地形学的扩展,使它保持着与直觉、模糊的设计实践之间的通道。

在上述方法论的指导下,本书的研究重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的观念、特性与操作策略,第二部分通过专题具体探讨扩展的地形学在当代的表现。

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的观念主要采用词语的结构性阐释方法,梳理词语概念、学科价值和伦理思想,指出地形学研究正在扩展成为一种与设计密切相关,强调创造性观察和操作的场地书写。这一扩展具有消除学科隔阂,提升“以设计作为研究”的潜力,为不断变迁的人地关系建立辩证的伦理准则。

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的特性和策略主要采用关键词分析的方法。它们对扩展的地形学名词和动词属性的讨论,针对的分别是认识论和设计方法论。水平性、镶嵌及情境三种地形状态的研究显示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指出建筑、城市与景观不再是概念互用的关系,或配合或陪衬的问题,而成为具有同样操作策略的地形的艺术,它们可以用基地模式、文本模式和行为模式等策略来分析,由此突破了地形学的物质形态,以建立场地书写的模式。

在对地形学的扩展现象作出综合探讨之后,本书通过两个专题具体研究扩展的地形学在当代的表现。毯式建筑和景观都市主义分别代表了两种目前盛行的现象,二者的发展均已跨越了学科界限,其中毯式建筑的实践以特殊的建筑类型为表现,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以城市作为特定舞台展现景观的工具性艺术。通过这两种现象,一方面梳理了扩展的地形学的具体脉络,说明了扩展的地形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它具体如何成为解释、理解和操作的工具,显示了它作为场地

书写的有效性和多样性,证明了扩展的地形学对于三门设计学科的开拓作用。

### 注 释:

- 1 文中的地方兼有地点、空间的含义。德国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也有类似观点,认为“诸空间(die Räume)乃是从诸位置(location)那里而不是从‘这个’空间(“der” Raum)那里获得其本质的”。孙周兴对此有所解释,复数的“诸空间”是海氏在“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意义上的空间,区别于单数的“这个”空间——“广延”意义上的空间,也称之为“数学上被设置的空间”。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2). 苗力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82—113. 以及 M 海德格尔. 孙周兴译. 筑·居·思//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下).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1197
- 2 第一次国际地形学会议介绍,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EB/OL]. <http://www.cnki.net>
- 3 W. 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是20世纪社会地理学家,1933年提出克里斯泰勒模型,奠定了中心地理论。克里斯泰勒模型以“匀质平原”和“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条件抽象出人类聚落的最小的正六边形几何模式单元,具有相互嵌套的等级网络和体系,作为理想状态下最有效率的区域空间结构,体现的是社会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取最大空间交往的愿望。
- 4 森佩尔(G.Semper)1803—1879,被誉为19世纪继辛克尔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及理论家之一。
- 5 参见 K Frampton. Seven Points for the Millennium: an untimely manifesto. *Architecture Review*, 1999(11): 76—80
- 6 K 弗兰姆普顿. 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构、肌理和地形”开幕词//丁沃沃,胡恒. 建筑文化研究第一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4
- 7 斯坦·艾伦(Stan Allen),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院长,1990年代与景观建筑设计及理论家詹姆斯·康纳合作成立场地操作事务所(Field Operative)。著有《Points + Lines》等书。他在《场域状态》一文中提出场域状态可以是任何形式或空间的母体,这一母体能统一各种不同的元素,同时尊重彼此的个性……部分之间的内部规则是决定性的,内部关系决定了场域的行为;总体形状和范围是高度液态的。场域是颠倒的现象:不是通过几何来塑造形状,而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具体联系来界定。参见 Stan Allen. Field Condition//Points+Line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91—136
- 8 R E Somol. Urbanism without Architecture//Points+Line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136—143
- 9 建筑实验室(Archilab)是活动于法国的一个独特的建筑组织,创始于1999年在法国奥尔良举办的一次展览,让世界各地的富有反叛精神的建筑师小组得以交流各自的研究,共同批判传统的将建筑学边界划分得一清二楚的观点。2002—2003年的活动以“土地经济”为主题,出版了第四辑文集《Earth Building》,其中包括建筑师团体如Field Operation、NOX等,建筑师Tom Leader、Servo等的作品,以及批评家Frederic Migayrou、Bart Lootsma、Manuel Gausa的文章。
- 10 詹姆斯·康纳(James Corner),景观规划师,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景观建筑系系主任,Field Operation事务所主持人,同时执教英国曼切斯特都市大学。著有《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Taking Measures across the American Landscape》等书,设计作品多次获奖。

- 11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Charles Waldheim ),景观规划师,现任哈佛设计学院景观系主任,曾经执教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及莱斯大学。景观都市主义一词的缔造者,著有《景观都市主义读本》、《潜行底特律》等书。
- 12 M. 莫斯塔法维( M.Mostafavi ),建筑师及教育家,现任哈佛设计学院院长,历任伦敦AA建筑联盟学院院长,康奈尔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院长等,著有《Surface Architecture》(与莱瑟巴罗合著)、《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the Machinic Landscape》、《Structure as Space》等书。
- 13 参见 Mohsen Mostafavi, Ciro Najle, ed. *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the Machinic Landscape*. London: AA Print Studio, 2003
- 14 戴维·莱瑟巴罗,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教授,博士班班主任,在埃塞克斯大学师从里克沃特( Joseph Rykwert )和维斯利( Richard Vesley )获得艺术博士学位,主攻建筑设计及历史理论和园林理论。著有文集《建筑表皮》、《建筑创作的根基》、《地形故事》、《论风化》等。
- 15 罗塞琳·克劳斯,哥伦比亚大学 Meyer Schapiro 现代艺术及理论教授,麻省理工大学亨特艺术历史学院教授,在后现代艺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现为《October》杂志主编。
- 16 Rosalind E Kraus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5: 277–290
- 17 Catherine Spellman. *Projects and Interpretations: Architectural Strategies of Enric Miralles*//Catherine Spellman ,ed. *Re-Envisioning Landscape/Architecture*. Barcelona: Actar, 2003: 153
- 18 潘诺夫斯基 1892—1968,美国德裔美术史学家。图像学研究者,探讨联系图像学和一般解释学来重读历史。著作《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引发了几十年的争论。
- 19 [美]E 潘诺夫斯基. 视觉艺术的含义. 傅志强,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7
- 20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鲍雯妍,张亚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54–355
- 21 IS 莫拉雷斯,西班牙当代建筑理论家,著有《差异》( Difference )等。
- 22 Ignasi de Solà -Morales. *Diffe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5: 59
- 23 [美]肯尼斯·弗兰姆普顿. 建构文化研究. 王骏阳,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1–22
- 24 参见 Mohsen Mostafavi, David Leatherbarrow. *On Weathering: The Life of Buildings in Tim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MIT Press, 1993
- 25 参见 Steven Holl. *Parallax*. Basel: Birkhäuser-Publishers for Architecture, 2000
- 26 德里达 1930—200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代表。著作有《文字与差异》等。
- 27 德勒兹 1925—1995,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通过对伯格森、休谟、尼采等哲学家及普鲁斯特等文学家的独特诠释,打破了欧洲传统的存在论和经验论的意识形态,著有《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学》,以及与精神分析家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
- 28 Aaron Betsky. *Landscaper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2: 8–9
- 29 Ignasi de Solà -Morales. *Diffe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5: 10

